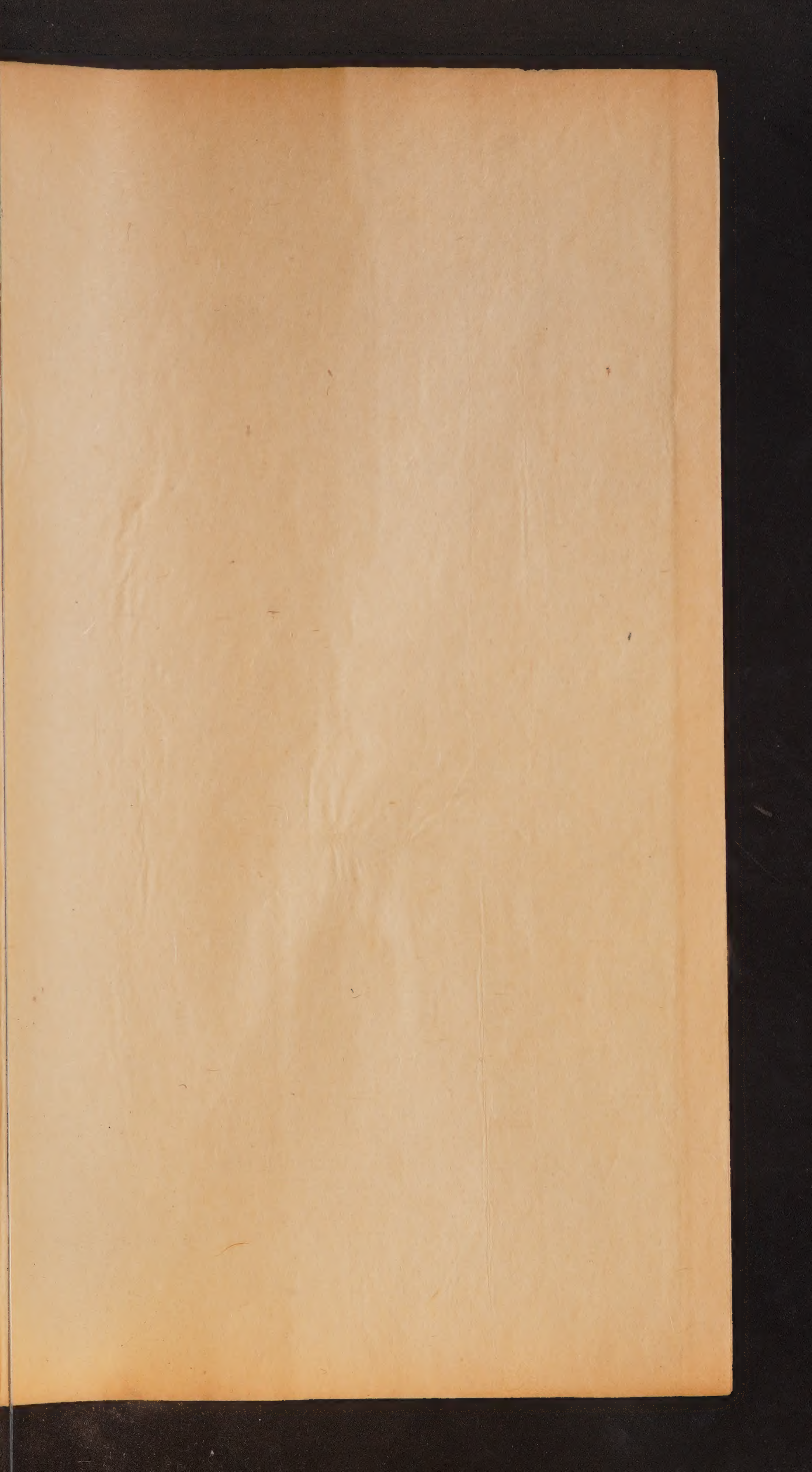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高皇帝側室之子非文帝誰肯自說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矣

佗欲求親昆弟罷兩將軍今只罷將軍博陽侯獨昆

文帝賜南粤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變文亦略有輕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要感動之又不可不說破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說得有體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

弟在眞定者使人存問是一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側乎仁人之言

既歸之吏又歸之高皇帝尤爲得體

冢前者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一轉着在佗身上去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謂東越及甌越等

樓昉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

陳仁子曰服人之道以眞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文帝以大漢專力攻一南粵此建瓴之勢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略不較强弱初言側室之子抑何卑也繼稱南粵爲王抑何

遜也他日南粵奉書稽顙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直人自懾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刼以威而脅以埶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焉用虛言相誇哉

張以忠曰孝文專尚德化寢兵息武休養元元日不暇給至于撻代外夷之念絕不復萌故趙佗稱叛止以德音諷諭開心見誠彼自感激懾服何必鞭箠耀武且何必風覽威德也噫文德柔遠如此而又有窮兵徼外困我中朝赤子者亦獨何哉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匈奴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得尊中朝體

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沮渠者一人爲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渫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

鄰字上疑有有字不然衍使字
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廓然天覆地載之之言

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他物歲
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隳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
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

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眞西山曰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黃震曰漢世殺御之方惟文帝爲得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熢火萬里之樂繇此

基之使終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豈有兵連禍結海內蕭然之害哉

張以忠曰溫醇和婉肫篤愷至既足感激夷情又不失中國尊嚴體統雖三代盛王布令陳辭當不過此後世人主告諭夷狄者可以爲法

按文除肉刑之法開後世仁恕之端雖堯舜禹湯文武無以過也

孝文仁者之言好生之德可以爲千古法

漢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禁笞背仁心德政千古同符

斷支體數句最得肉刑緊急處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白居易曰肉刑之除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者以刻膚革斷支體乖愷悌惻隱之心其欲復者以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作專殺濫死之弊愚以為議者宜徵其寔用刑者宜酌其情徵其寔則非罔人矣酌其情則適時變矣是非之辨其昭然哉

張以忠曰孝文即位下獄緩刑德政播流因一女子言而頓除肉刑之制可謂曠代仁恕之主然易笞太重惜當時大臣少斟酌云

起語便著公卿大夫字見責有攸歸

帝之為此詔蓋恐人才壅于下而公卿敝之于上也後世頗略于不舉之罪而特嚴乎謬舉之辟此亦可以觀世矣

詔詞肯懇切頓令川岩有鼓鬣揚鬐之意古稱漢世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皇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復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得人武帝爲盛者以此

上賞薇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仁子曰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才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猶近周旅師書孝悌睦婣黨正書德行道藝遺意不專尚言語文辭者第爲人上者養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教養之法自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罪帝亦可以自省矣後非得王吉路溫舒

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噫舉孝廉濁如泥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能養士以厚惜哉

張以忠曰天下未嘗無賢才而患在郡國不能舉往往令篤行之士隱鱗戢翼無繇自見遂使鄉曲多譽髦而朝廷鮮碩士然此過抑于郡國者猶可言也朝而升之宜其崇用而秉正嫉邪者則公卿大夫又從而媢疾之擯斥之彼天下士之能結主知濟國事者幾人哉蔽賢竊位從古以然明天子不懸

誅賞安所著勸懲也吾於是竊有慨云

此詔詞古鍊意委婉轉折有力

筆陡神壯

極雄健處氣仍悠揚自是博大之文

遣博士循行詔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幣錢也）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兼并大兼小富兼貧）故改幣以約之（改半兩錢行五銖錢以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

興禮樂急知人

及寃失職奸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眞德秀曰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利而褚大等之出亦爲舉兼幷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爲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于空文非高文比也

張以忠曰沉雄深鍊古埶淵蒼鴻文傑筆

意工語警有深沉氣象詔雖借馬喻茂才其寔得縱空冀北之羣亦不外此當時與十萬之師直抵大宛不過為一善馬故武帝好賢其能踰于好馬邪

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則致千里之塗）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所輕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跅逐也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乃見斥逐也御用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馮覲曰人君求才惟其適用使必賢良方正而不適於用國家奚賴焉覲此詔則知衛霍張騫輩所以多得柄用而漢世得人獨盛于武帝有以也

張以忠曰宏闊崢嶸峻邁卓越文雖不盈百字而開闔頓伏極有矩法漢制之最工者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修身于內成名于外正與修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相反故下云至秦則不然所以明漢之不然也有許多含蓄在孝文慈仁恭儉而山乃借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疲于役使）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衣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以爲阻故云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呼同）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于别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

秦爲喻其言其侈靡貪暴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禹猶以丹朱戒舜山之借秦豈爲過乎

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者殿之四阿皆爲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撓屈也言庭廣殿高衆騎馳騖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爲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麗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爲重役空廢時月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

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塊土生蓬者）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三段連用三個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但以焉字結斷文勢似緩而實急詞意似疏而實密

至此收拾上三段仍不以篤禮義罪之正與下文用之有禮義相反

君欲納言先提數語作話

柄亦是進言之法與篇首盡忠竭愚意同

欲君容言納諫故長喻曲引無所不至

賈山請開道而求和顏而受士猶不敢自盡真說得痛切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者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箴戒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

陸宣公官唐德宗朝惓惓以改過補闕進規而取賈山聞過之論兩賢眞異代同心

上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音胤○進食日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餶在前祝鯁在後（餶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

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厲民自養而罷閧所以致敗人與之爲怨二句說得慓慓可畏

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謂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

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以萬世也上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

按縣石兩句在後人則必去之宮二字與上下偶但古人文字懶散却近自然今人不免有斧鑿痕矣

以下皆與先王相反所以不聞過而致敗也與上古者聖王之制

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虡音巨○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獸名鍾鼓之柎飾為此獸）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帥以竹筵為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

相應

天下莫敢告也一句掉轉

亡養老六句與古制正反

再應古者聖王之制一段

指秦之失專歸于此

上引詩以結上意下引詩以起下意

又曰濟濟多士至陛下所辛耳承上文言古之人

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此大雅桑柔之篇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篇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

君有禮臣下今舉賢良方正于庭而與之馳騁弋獵是謂不敬未免有虧大業意。

到此方見本旨山切文帝之過專在于此

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心實憂念不爲禮節）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而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于

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也使其果賢必且侈荒有規惰淫有戒豈其從人主驅馳之為便而儕于虞官獵卒之伍也必不然矣

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之美誇以規其失

後世而今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言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以為潔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二算不事

連下數個賜字雅點其德化處亦錯綜有法

民至于願少須臾毋死具太平氣象

曰臣竊悼之曰臣竊悲之

免二口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
算賦也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
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
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
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
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
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
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
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

重致其咨嗟痛惜之意以警悟人主

自此而下盡發規本意

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但唯陛下所幸句非所以導人主

古者大臣段括上文意

惟無時不敬故無不敬

議論數千言只以此六句

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爲歲首則爲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于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恭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賢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于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

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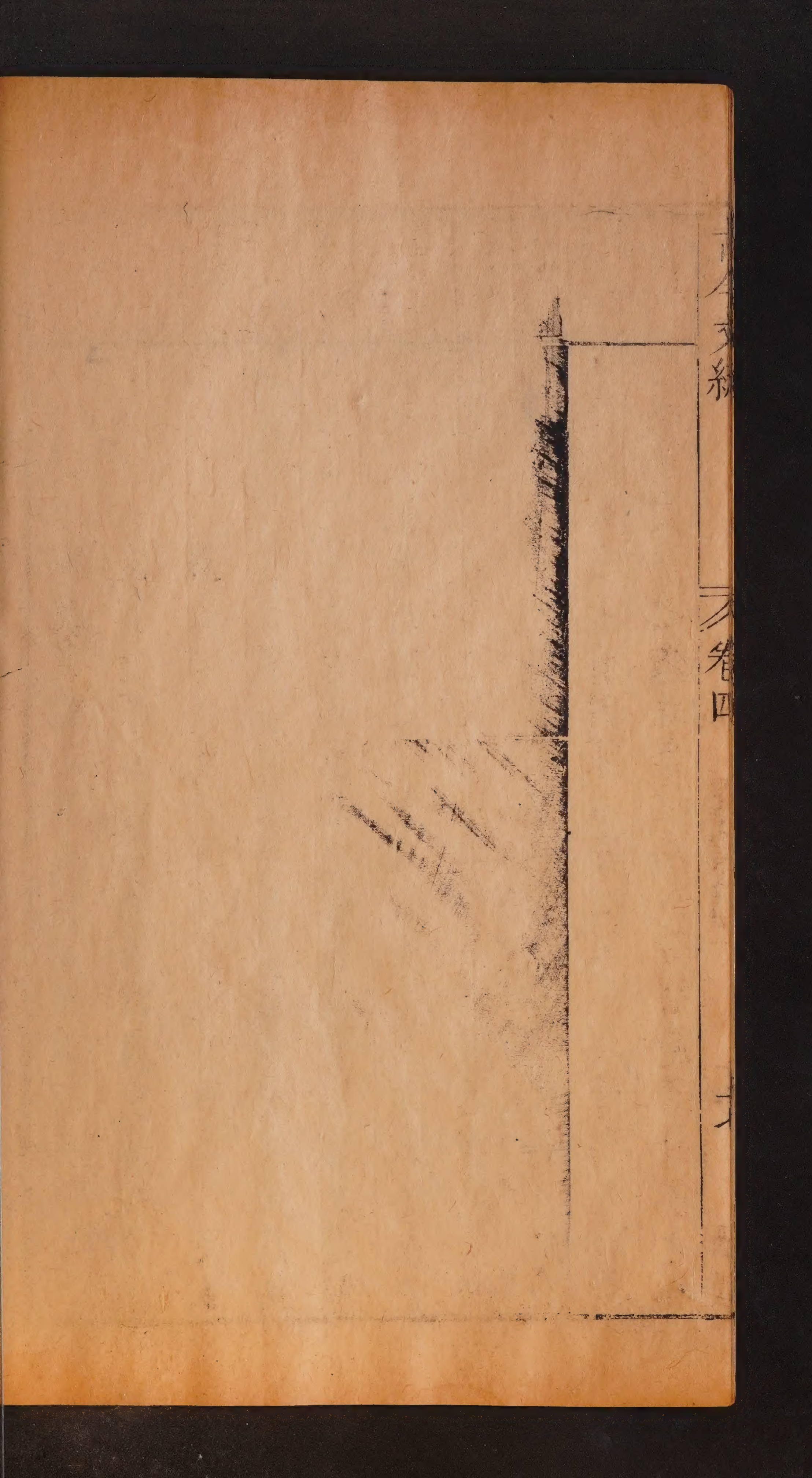
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眞德秀曰按山此書專規帝與羣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政事而與之敺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陳仁子曰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路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諫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蓋兆于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養士尊老講學皆識王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呫呫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及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

加罰噫錯不可大用而用譴可大用而不用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受難而用尤難哉

張以忠曰陳秦政之貪暴見當深戒援先王之禮賢見當取法至馳敺射獵誦言直諫尤得規切之義



賈生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亹亹惟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

生之文至矣樂書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埶古勢字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音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賈生之文也

自樂與今同至至明也此是一句何等氣勢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而文帝後世慮遠已照見哀平之際

皷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遵法制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

誼煞有疎密大過處惟文帝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賈生文最善擊虛

此文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約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諸侯最大十倍于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

舜禹堯舜黃帝皆稱往古處

以下歷數事反覆說難諷文帝有以爲

天子而擬以諸侯後世豈敢有如此者然漢去古未遠故人臣無所忌諱如此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慧音衛○日中盛者必暴慧也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慧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音揮○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

馳波濤之辯文字妙處全在此等冷語

按誼歷叙數事直以帝爲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

非親角材應上高祖與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

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竝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

又振入一步設難

論侯王僭擬之志直洞見肺腑想天下為天子大勢已瞭然在誼胸中惜不假以便宜

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于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擅爵人赦死辠古罪字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

異口晁錯欲節制七國李殺其軀適符賈誼之言主意只在分親王之力而欲將異姓層疊較量

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判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攺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利刃如豪芒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髖髀音寛陛髀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

一强字領起親疏如縄貫文章之法尋之無迹此段連用五則又反字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更僕贍有古意以樊酈絳灌與信越之倫反言極切極古今之論

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倚依也）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吳芮）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

此自古意自樹國固必相疑之勢許多議論皆自此意但未明言耳至此方說出

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哉且此說得行則向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之策諸侯得施恩子

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而犬牙相入省則正其疆界令其隔

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卒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失策也

憚字與上相應特上憚字

絕也封其子孫者封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于漢故曰頗入也師古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植遺腹朝委裘皆有所未知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

是激怒之意思此憚字是調導之意思

病瘇跛戾之喻總是甚言其夫今不治必爲難除之患且令親者有不均之歎

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扁鵲良醫也爲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

此病漢賂夷之失中言醫能治之隱然寓自任意

此数句極狀邊郡士民之苦意切至而詞慘悽

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號令即主上所操持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辟音璧足病痱音肥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受高爵之賞亦不得復除逸豫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大皆當自爲戰備斥堠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皁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

陛下何恐歟句讀之眞可流涕

曰爲戎人諸侯曰困于一縣之衆曰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皆激怒之辭

按新書以主匈奴之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

諫徵而摶入匈奴之下精氣陡陡

何恐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亡具之具古治安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古者以奉二句總束上二段意言奢僭之極天下財力必盡

者僮爲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加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着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孽庶賤者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奢僭至此

摘寫秦俗處情狀宛然令人有維風革弊之思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搖動）爲大耳（好爲大夫俗語者）至太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以田器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音碎責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

文極靈動可喜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一句亦甚有味以下日月甚曰今其甚音曰亡〻義之尤至又見益甚于秦处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于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謂高祖）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天下從德）其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譏刺時事

千古庸臣讀之應亦耳熱

而亦愈寬愈緊

盜者剟寢戶之簾剟音輟謂割取之也搴兩廟之器搴音騫取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又詐爲詔令妄作賦斂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劄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此當爲太息之二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揭出筦子禮義廉耻四字爲張主矯上文損廉棄耻者之失

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植建也僵偃也筦子曰禮義廉耻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虛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

首論夏殷周秦享國修短之殊作一提案何字故字自相呼應以下正詳論其故

教太子一篇此則賈生監秦二世之患而所請尤三代以來首議

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

篇中所論三代輔翼之具如廟闕拜趨暴其禮左右前後慎其選起居服入示其別東西南北備其學皆有關係世教者後來論訓儲者之祖句法雖從孟子來却亦變化得好

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

引學禮一段亦是上行下效大道理古今治亂百判于是

曰迺生曰少長曰既冠見得填刻不嘗離教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譏惡事者書之于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按此乃古禮然亦見賈生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議論循循有古風而詞采翩翩乎動人

此句結上三代案方轉說入秦事甚便

論秦事皆刺骨之談

諫。瞽無目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磨故無可耻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趣中四夏亦樂詩名趣讀日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

按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之

總收上文論三代與秦之異處 其故可知乎相應四也字相次文法

天下之命等語與名世之言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 菅音兼）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已往之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亟急）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誼欲擇左右開以道術智義之智而文帝乃使晁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于此失之可歎矣

先提禮法四句以下言先王雖禮法並用畢竟禮是能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

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呂刑之辭此時務也此當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將有其事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知非法所能及也至不自知也止

使民不自知正是禮之所爲難知處

爲人主計以下言當舍刑罰而取禮義因舉殷周秦事以申明之

此等文字一筆寫來不假安排布置如絲馬跡牽連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于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

不斷

氣樂風哀入微之言

論字 一部議

不拙 滾滾

置器 貫

生描得其解

湯武置于仁義禮樂而安

秦王置于法令刑罰而危

此以論周秦

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

無絲毫走作且于置器之說又甚停妥到此復叮嚀數語教人主引周秦事以立聽言之準詞意何等懇惻

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爲五太息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

路馬几杖車門且然況貴臣乎

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處

今自以下至頓辱之哉是說為主上愈遠不敬應前

三乎字疊下句法洒然意

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

亦切注

矣字也字之字亦粧點有法

此亦有激之言

此篇十大體尤說得十分痛快足爲周魏洩憤賈子以少年英銳之才故

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閻樂殺二世于望夷）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係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詈音吏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

其論事亦矯矯不受羈紲如死即死耳賤人安得如此之句千載后猶覺有生氣

豫讓以下至厲寵臣之節也是說厲大臣之節應前

此即孟子犬馬寇讐之遺意

按賈此論特假此以警悟人主令其優

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薰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頓讀曰鈍）集詬亡節（集詬音葉）（后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自好猶言自喜也）苟若而可（若猗）

禮臣察耳實則非純臣之節也不可以為訓

通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申此意而申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

敘古之優禮大臣可謂曲

然故見利則逝也逝往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音鋌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于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至

按此亦誼之隱見然亦可想見其古忠厚之遺風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域界局也聞譴呵則白冠氂纓氂音釐○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憙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此下又歷叙其禮遇臣下之效以歆動人主

疊下文法錯落可誦

死止不愛所托財器職業其小者矣照凡東漢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此爲比方也使君臣以死社稷之志比于金城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于上上無

所失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眞德秀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于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寗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束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之

悟嗚呼悲夫然則誼之所陳特漢法耳三

代必不然也

樓

昉曰本末宏濶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

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

筆力則當爲西漢第一

林希元曰賈誼所言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可以

槩見眞有補于治道先儒謂通達國體信

矣看其詞氣多是任口成言殊不費力蓋

其時去古未遠其文字不可以書生操觚

綴文論也

王世貞曰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著龜也其辭核
而開健而飫
張以忠曰憂盛危明忠懇之至而歷指時弊更自識
議卓然可勒金石眞曠代奇才惜乎孝文
不竟其用
又曰頓挫閎闊都從喉中暗自呼吸絕不見有
段落處自覺字字靈動句句奇警偉攻鉅
手

此篇蓋論始皇襲先人强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取也守國也秦始終與亡之故盡在此篇秦至孝公益强盛故先述之觀誼所稱致天下之士及尊賢重士之語考其人不

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商君公孫鞅也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過蘇秦杜赫之儔嘗其策免于敗

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致秦之强聲勢赫濯

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戰國策樓緩會相秦）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即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國請服弱

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吞二周非始皇事

以愚黔首管到上廢先王之道以弱天下之民管到上墮名城殺豪俊以爲固

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河內爲東周洛都爲西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鐘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城因河

管到上斬華爲城而誰何管到上良將勁弩此古人文法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

自篇首至此直叙歷代之興亡且未有議論前屢用于是字見秦得天下之難此用並起而亡秦

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瓦甕爲戶樞以繩繫戶樞）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范蠡易姓名爲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

句見秦亡天下之易

此下五小段長短相兼文勢起伏五非字五也字相次而下可見古人文法

此段千廻百折反覆詰難後郎以仁義不施二句結住古人文字有通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此類是也

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非銛于鉤戟長鎩也（銛利也鉤戟長鎩皆兵器）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眞德秀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

矣然其意以攻守爲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襍于申韓也

鄒守益曰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考其得失立論雄偉措詞高勁西漢文之傑然者

張以忠曰筆力奇邁詞調崢嶸而頓伏錯綜尤非尋常所能測度眞一代文雄

以堯禹形當時謂當時畜積未及備在不農因及不農之

深切民情足稱石畫後漢王符傳亦云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竝至則民安能無奸宄奸宄煩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民無聊上天降災而國危矣讀此數語尤嚴

此下一段斂珠玉五穀

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

此下一段較農人商賈

此段詳息農夫辛苦之狀誦之惻然

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一篇主意全在此一句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從前至此始翻出使民務農二句與前朱盡歸農句相應而又說到貴粟又說到以粟為賞罰而後歸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收上起下

此言入粟尤勝於車騎之功皆欲民務農之意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以爵字粟字雙關收上甚有歸束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唐順之曰文律甚嚴

黃汝亨曰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字字可涕

張以忠曰鼂大夫論奏最是經國名識但拜爵除罪以米足國裕民恐古帝王生財之道不如是也所云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者其然豈其然乎

